


英语语言文学文丛

# 索尔·贝娄小说的 伦理指向

祝 平◎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英语语言文学文丛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编号：07BWW016）  
结项成果；受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本科专业（英语，编号：278）、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 索尔·贝娄小说的 伦理指向

祝平◎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 / 祝平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2  
(英语语言文学文丛)  
ISBN 978 - 7 - 305 - 09733 - 1

I. ①索… II. ①祝… III. ①索尔·贝娄 - 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4063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英语语言文学文丛  
书 名 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  
著 者 祝 平  
责任编辑 李 博

编辑热线 025 - 8359699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70 千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9733 - 1  
定 价 59.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导 言 / 1

第一节 贝娄创作概观 / 2

第二节 贝娄研究综述 / 7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意义和研究思路 / 50

## 第一章 文化文学传统与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 / 53

第一节 贝娄的犹太伦理观 / 54

第二节 欧美文学传统中贝娄文学伦理观 / 59

## 第二章 从“挂起来的人”到“精神群体” / 65

第一节 “挂起来”的生存状态 / 67

第二节 “精神群体”的召唤 / 77

## 第三章 知识分子的精神疏离与突围 / 89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 90

第二节 精神救赎 / 102

## 第四章 从“我要！我要！我要！”到“她要，他要，他们要！” / 133

第一节 “我要！我要！我要！” / 134

第二节 “她要，他要，他们要！” / 140

**第五章 男人的责任：“最好莫如作一个士兵” / 159**

第一节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破产 / 161

第二节 走向“真灵魂” / 166

**第六章 物质主义社会中艺术家的生命抉择 / 189**

第一节 艺术家的悲剧 / 191

第二节 走向再生 / 196

**第七章 不可丢弃的行星：对人类世界的“肯定” / 221**

第一节 文明崩溃的可能 / 224

第二节 对人类不灭的希冀 / 236

**结 语 / 247**

**附 录 / 269**

附录一：悖论的迷宫——评索尔·贝娄的《拉维尔斯坦》 / 270

附录二：索尔·贝娄年谱 / 285

**参考文献 / 294**

**后 记 / 312**

# 导 言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 第一节 贝娄创作概观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1915年7月10日<sup>①</sup>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拉辛那镇。其父母是因俄国反犹主义猖獗而于1913年从圣彼得堡移民加拿大的犹太人。索尔·贝娄是父母的四个孩子中的幼子,也是唯一在“新大陆”出生的孩子。1924年,贝娄九岁时,全家移居美国芝加哥。贝娄在芝加哥上完小学、中学,并于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1935年转入西北大学,1937年毕业,获得人类学与社会学优等学位。同年9月,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入学不久,贝娄便发现“研究生不适合我。我表现很差劲。圣诞假期,我结婚了,再没有回到学校”<sup>②</sup>。1938年4月,贝娄和新婚妻子安妮塔·戈什金(Anita Goshkin)回到了芝加哥。他于1941年获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二战后期他曾服务于美国商船队,后执教于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从1962年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1993年受聘于波士顿大学,索尔·贝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芝加哥从事写作和教学工作。贝娄于2005年4月5日在马萨诸塞州在他和第五任妻子詹妮斯·弗里德曼(Janis Freedman)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从1941年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独

---

① 拉辛那的市政大厅曾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失火,藏于此处的贝娄原始出生证被焚毁,因此,贝娄的出生证是重填的。但贝娄的母亲坚持说贝娄的生日是6月10日,这可能是由于贝娄的母亲是按犹太历法来算的,因为那时的犹太移民经常记不得公历的日期。详见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pp. 8-9.

②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p. 57.

白》(*Two Morning Monologues*)算起,贝娄在长达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一共出版了长篇小说十部:《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1944)<sup>①</sup>、《受害者》(*The Victim*, 1947)、《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雨王汉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赫索格》(*Herzog*, 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 1970)、《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 1975)、《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 1982)、《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 1987)和《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 2000)。此外,贝娄还出版中篇小说《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 1956)、《偷窃》(*A Theft*, 1989)、《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1989)、《真情》(*The Actual*, 1997),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及其他故事》(*Mosby's Memoirs and Other Stories*, 1968)和《口没遮拦的人及其他故事》(*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 1984),散文随笔集《集腋成裘集:从暗淡的过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It All Adds Up: Form the Dim Past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1994),非虚构文集《有太多的东西费思量》(*There Is Simply Too Much to Think About*, 2015,由 Benjamin Taylor 编辑),游记《耶路撒冷去来》(*To Jerusalem and Back*, 1976),剧本《最后的分析》(*The Last Analysis*, 1965)和散评杂论约五十来篇。

索尔·贝娄是继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8—1961)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他曾以《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以《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1965年他因《赫索格》获国际文学奖,也是获此奖的第一位美国人。

① 这是蒲隆的译名,袁华清的译名为“挂起来的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为引用和行文方便,本书中在不同的地方分别采用了这两个译名。

1968年1月,法国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同年贝娄还获得“犹太遗产奖”。1976年,贝娄以“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美国当代代表性作家,贝娄的写作表现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相交织的现象。从其六十年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看,贝娄可谓一位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在贝娄的创作过程中,乔伊斯<sup>①</sup>、普鲁斯特等现代派作家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还接受了萨特存在主义的某些观念。他曾说过,“每一个现代作家都具有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我想,一直到最近为止,我的历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现代主义的”<sup>②</sup>。他在作品中描写了异化世界和自我追寻的主题,塑造了“反英雄”角色,在有些作品中使用了“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中,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主义倾向。同时,贝娄也继承了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德莱塞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但“他不像乔伊斯那样要彻底摆脱政治、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影响,也不像普鲁斯特那样倾注于主观的内心生活。他并不同意现代主义作家声称的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是宣泄欲望的观点。他强调文学的认识价值,认为作品应该反映生活的历史真实”<sup>③</sup>。他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时说:“还是康拉德说得对: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sup>④</sup>

贝娄的创作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他

---

① 1965年接受 Gordon Lloyd Harper 采访时,贝娄说:“我对乔伊斯特别感兴趣,还有劳伦斯。”见王洗编《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66页。

② 转引自宋兆霖:《索尔·贝娄全集总序:论索尔·贝娄及其创作》,见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上),宋兆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③ 同上。

④ 索尔·贝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宋兆霖译,收入索尔·贝娄:《集腋成裘集》,李自修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们为追寻自我本质和修正社会弊端所做的种种努力。贝娄的主人公或关注自我的本质,或关心人类的命运。他们相信人生的价值,但在当代物质主义的社会中,他们往往到处碰壁,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往往有孤立感、危机感和沉沦感,成了不合时宜、内心痛苦、滑稽可笑的“反英雄”。然而,作为道德家<sup>①</sup>的贝娄并不让他们彻底绝望,没有让他们完全失去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人性,也没把他们赶出使人获得人性的价值王国。贝娄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有价值标准的王国,人类就有完善自己的可能。国内外有学者指出:“贝娄的小说大多有一个‘从异化到协调’和‘从自我怨愤到自我消失’的结尾。”<sup>②</sup>贝娄不少作品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约瑟夫高呼:“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精神监督而欢呼!兵团组织万岁!”奥吉·马奇在结尾处说:“当人们把哥伦布戴上镣铐押解回国时,他大概也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这并不证明没有美洲。”汉德森最后“希望通过行医使自己的生存有益于社会的其他成员”。在《赫索格》结尾处,赫索格“对现状已相当满足”。《赛姆勒先生》中的赛姆勒先生在小说结尾处再一次确认格鲁纳医生是完成了上帝与人的“契约”的“好人”。《洪堡的礼物》结尾处出现了报春花。这些至少表明,主人公们或发现了自我的本质,或完成了人性的复归,或找到了价值标准,或继续探索。总之,他们对自己,对社会,对人类还抱有希望。

贝娄的叙事手法也可谓五彩斑斓。有传统的第一人称视角(如《奥吉·马奇历险记》),第三人称视角(如《受害者》),有一、第三人称视角的融会(如《赫索格》《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贝娄在叙事时有时还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如《只争朝夕》《赫索格》《赛姆勒先

<sup>①</sup> Nathan A. Scott, Jr. 称贝娄为道德家。见 Nathan A. Scott, Jr., *Three American Moralists: Mailer, Bellow, Trilling*.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3.

<sup>②</sup> 宋兆霖:《索尔·贝娄全集总序:论索尔·贝娄及其创作》,见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上),宋兆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生的行星》等),将历史与现实,此处与彼处,内心与外界都连接起来,表现出相当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但他的“意识流”手法和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有所不同。他的“意识流”是相对清晰的,自由联想也并不突兀。贝娄构造小说的形式繁复多样,而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被挂起来的人》采用了传统“日记体”,这与主人公数着日期过日子的心态相当吻合。《赫索格》用的是改造了的书信体,他的书信是单向的,只有发信者,没有回信者,这种形式与作品“异化”的主题交映生辉。《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汉德森》是“流浪汉”小说,这赋予二位主人公寻找自我的本质和生活智慧的行动最恰当的形式。

贝娄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贝娄风格”。这是一种具有自我嘲讽的喜剧性风格。其特点是自由风趣,亦庄亦谐,喜剧性的嘲讽与严肃的思考相结合,并能根据要表达的内容使文体雅俗有致。欧文·豪指出:“贝娄完成了自海明威和福克纳风格以来美国散文小说中第一个主要的新风格:把知识分子过度的虚张声势与辛辣猛烈的犹太街道风格混为一体,所有这些用的均是喜剧性的语言……而且,有一种嘲笑的声音贯穿其著作始终,既有自我内省又有自我揭露。”<sup>①</sup>瑞典皇家文学院对贝娄的创作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贝娄以他独特的风格,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融会了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与接连出现的激烈行动和悲剧性情节,其间还穿插着与读者之间的富有哲理性的、同样十分有趣的交谈。”

---

<sup>①</sup>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539页。

## 第二节 贝娄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状况

著名评论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评论贝娄说:“他这么好,任何人用半只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sup>①</sup>著名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也曾说贝娄“是我同辈作家中拥有最热情的想象力的作家”<sup>②</sup>。雷蒙德·马扎莱克(Raymond Mazurek)为了确定美国战后小说的经典篇目曾在美国大学里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美国大学里的美国文学教师都认为贝娄是最重要,也是在课堂上讲授最多的美国当代小说家。在国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sup>③</sup>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者克兰坦·库舒斯沙(Chirantan Kulshrestha)就指出,“大量有关贝娄的研究已开始达到一个小型产业的规模”<sup>④</sup>。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英文评论专著 70 余部,论文 3 000 余篇,与索尔·贝娄相关的

---

① Malcolm Bradbury. *Saul Bellow*. London: Methuen & Co. Ltd, p. 11. 1982.

② M. A. Quayum. *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p. 1.

③ Gloria L. Cronin and Blaine H. Hall. *Saul Bellow: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 p. ix.

④ Chirantan Kulshrestha. *Saul Bellow: 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 New Delhi: Arnold-Heinemann Publishers(India) Pvt, Ltd., 1978. p. 150.

博士论文近百篇<sup>①</sup>，贝娄传记6部<sup>②</sup>，贝娄书信集1册<sup>③</sup>。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索尔·贝娄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aul Bellow Society)从1981年起还定期出版《索尔·贝娄学刊》(*Saul Bellow Journal*)，评论贝娄的作品。从1988年开始，国际索尔·贝娄学会通过其网站定期出版《索尔·贝娄研究通讯》(*Saul Bellow Society Newsletter*)。除了美英的索尔·贝娄研究大军外，印度、日本、俄罗斯、法国、西班牙及南美洲国家索尔·贝娄研究均有所建树，<sup>④</sup>尤其是印度学者的研究颇见功力。<sup>⑤</sup>

国外评论家给贝娄贴的“标签”可谓五花八门。有人称其为现

---

① 这里综合了刘文松和乔国强的数据。详见 Wensong Liu. *Saul Bellow's Fiction: Power Relations and Female Representation*.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p. 266. 乔国强:《贝娄学术史研究》, 译林出版社, 2014年, p. 3.

② 分别是(1) Mark Harris. *Saul Bellow: Drumlin Woodchuck*.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0. (2) Ruth Miller.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87. (3) Harriet Wasserman. *Handsome Is: Adventures with Saul Bellow*.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7. (4)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0. (5) Greg Bellow. *Saul Bellow's Heart: A Son's Memoir*.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2013. (6) Zachary Leader. *The Life of Saul Bellow: To Fame and Fortune, 1915—1964*.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Vol. 1) 和 Leader, Zachary. *The Life of Saul Bellow: Love And Strife, 1965—200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8. (Vol. 2).

③ Benjamin Taylor (ed). *Saul Bellow Letters*. New York: Viking, 2010.

④ 详见乔国强:《贝娄学术史研究》第一编第七至十章, 译林出版社, 2014年。

⑤ 如 Chirantan Kulshertha. *Saul Bellow: 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 New Delhi: Arnold-Heinemann Publishes (India) Pvt. Ltd., 1978 和 M. A. Quayum. *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赖希<sup>①</sup>信徒、斯坦纳<sup>②</sup>信徒、存在主义者、后存在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城市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现实主义者和德莱塞式的现实主义者。也有从民族和宗教方面描述贝娄的,称其为一位犹太美国作家、世俗的哈西德派;一位绝非哈西德派,也非世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犹太作家;笃信犹太教的作家、犹太无产阶级小说家;从边缘移至中心,却深植于传统犹太世界观之中的作家。<sup>③</sup>

还有人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贝娄视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捍卫者<sup>④</sup>,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sup>⑤</sup>,海明威的后代,詹姆斯和福楼拜式的社会作家,带有俄国、美国和犹太传统元素的作家,新超验主义作家。<sup>⑥</sup>

有些重要的批评家认定贝娄小说中的超验和宗教的视阈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贝娄作品重视心理维度而不是社会维度,着重探讨其作品超越历史的普适性。比如,凯思·奥普代尔(Keith Opdahl)就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和宗教性的,是从历

① 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奥地利心理学家,借用弗洛伊德理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研究心理学、医学等问题,认为被压抑的性紧张是神经症的根源。后于1939年移居美国,著有《性欲高潮的功能》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贝娄曾受其学说影响。详见 James Atlas,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p. 73; pp. 162 - 164.

② 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861—1925),德国哲学家,于1912年创立人智学,认为通过人固有的智能可以认识精神世界。贝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受其思想的影响。详见 James Atlas, *Saul Bellow: A Biography*. p. 73, pp. 436 - 437; pp. 438 - 440.

③ L. H. Goldman. *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83. p. ix.

④ John Jacob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

⑤ Keith Michael Opdahl.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 - 15.

⑥ M. A. Quayum. *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2004. p. 2.

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sup>①</sup>。他认为贝娄的主人公们在一个视邪恶为精神动力的世界里试图寻找一种宗教上的超验。

罗伯特·R.杜登(Robert R. Dutton)<sup>②</sup>认为贝娄把人描绘成类似于天使的动物,人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的链条上居于中间位置。他注意到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利用施宾格勒<sup>③</sup>和汤因比<sup>④</sup>的循环观来解释历史,并认为这种历史循环是由超验的力量所为。

欧文·马林(Irving Malin)认为虽然“时间”是贝娄小说的基本主题,但贝娄更强调宗教的超验性。所以,《挂起来的人》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今生今世,却经常思考神话、仪式、永生等问题;所以,《受害者》中的阿萨和《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才会弃绝过去,誓不接受“历史决定论”;汉德森在其神话式的追寻过程中承担了雨王圣戈的角色,因而也超越了现时的存在。

较近评论贝娄超验倾向的还有艾兰·皮弗(Ellen Pifer)。她提醒读者注意贝娄小说中潜在的对精神和超验领域的关注。她指出,随着贝娄的创作日臻成熟,这种关注也日益明显。在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时,她强调说“在表面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存在。她提醒读者注意:小说中的人物,如主人公贝恩(Benn)在寻找一种隐藏在表面之下,超越物理存在的东西。而作者贝娄则似乎也在寻找一种“探索的启示”,一种“超越”,一种人类的秘密,“人类隐蔽的计划”。<sup>⑤</sup>

---

① Keith Machel Opdahl.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

② Robert R. Dutton. *Saul Bellow*.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71.

③ 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④ 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著有12卷本《历史研究》,发展了施宾格勒的文化史观。

⑤ Ellen Pifer. *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p. 163.

在各有关贝娄的超验倾向的评论中,有不少为这种倾向叫好的,他们或认为贝娄小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求索,或认为贝娄小说陈述了人类进退维谷的精神窘境,或认为其小说是有关人生奥秘的颂歌。也有部分人认为对超验元素的过分强调反而成为贝娄小说艺术的瑕疵。例如,有人说,贝娄把赫索格神话化或把赛姆勒正典化的尝试不能令人信服。有人攻击贝娄的半宗教性哲学和“英雄”概念,因为二者均否定了犹太遗产的历史意义。斯坦利·屈奇登伯格(Stanley Trachtenberg)认为,超验的冲动有时将贝娄主人公引入不作为和异化状态。<sup>①</sup> 托尼·坦纳(Tony Tanner)对贝娄的超验观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贝娄的作品往往孤立地滑向超验结局,对人与社会对立的后果关注不够,而且作品缺少情节和事件的前后关联。<sup>②</sup> 布里吉特·施尔-舒瓦茨洛(Britte Sheer-Schäzler)也对贝娄的小说缺少情节关联深表遗憾。布洛克(C. J. Bullock)认为贝娄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sup>③</sup>,他认为贝娄主人公不是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领域,而是试图达到一种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又是在当时被市场价值所统治的社会中无法达到的。霍华德·哈珀(Howard Harper)认为贝娄的作品以两大主题为中心来表现两个世界,一个主题是漂荡于世上却永远无法成功的个人经历,另一个是人对超验力量的强烈渴望。哈珀发现,贝娄的主人公们充分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意义存在于现世的此时此刻。超验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是人通过理性推理来超越人生的限制。所以,哈珀把贝娄的小说归为存在主义和荒诞小

---

① Stanley Trachtenberg.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Essays on Saul Bellow*. Boston: G. K. Hall & Co., 1979. p. xv.

② Tony Tanner. *Saul Bellow*.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ver & Boyd, 1978.

③ 见 Judie Newman. *Saul Bellow an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p. 4.

说,目的是在无意义的世界里寻找意义。<sup>①</sup>

除了评论贝娄作品中的超验倾向外,还有不少评论者从其他视角来分析解读贝娄的作品。

印度学者科亚姆(M. A. Quayum)2004年出版的贝娄评论专著《索尔·贝娄与美国超验主义》指出了贝娄对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和惠特曼(Walter Whitman, 1819—1892)思想的继承。科亚姆发现贝娄的思想“完全和美国超验主义的主导意识相关”。尽管贝娄也受其他传统影响,但他认为贝娄首先“应被描述为一名新超验主义作家”。<sup>②</sup>他还重点分析了超验主义在贝娄四部“经典”作品中的体现。科亚姆总结道:“二十世纪的贝娄主人公们所持的是十九世纪爱默生和惠特曼的人生观。他们在倡导一种和解与统一,或秩序与平衡的哲学。”<sup>③</sup>

朱迪·纽曼认为贝娄从创作之初就对历史表现出兴趣。<sup>④</sup>她详细探讨了贝娄五部作品中的历史因素,它们分别是——《奥吉·马奇历险记》:历史、自然和自由;《雨王汉德森》:和着时代的乐曲起舞;《赫索格》:作为神经病的历史;《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状况;《洪堡的礼物》:历史的喜剧。她还指出贝娄发表的第二个短篇《墨西哥将军》(*The Mexican General*)以托洛茨基为原型,探讨了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晃来晃去的人》显然也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受害者》中的“反犹主义”主题也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具体反映。《只争朝夕》中的汤米·威尔海

---

① Howard Harper. *Desperate Faith: a study of Bellow, Salinger, Mailer, Baldwin and Updik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p. 7.

② M. A. Quayum. *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Inc. 2004. p. 2.

③ M. A. Quayum. *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 Inc. 2004. p. 31.

④ Judie Newman. *Saul Bellow an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